

# “不罚外地车”、“企业亏损政府赔”等招商新规引发热议,本报记者深入调查——

## 长治招商风暴

本报记者 王梦婕

如果不是3月初的那场舆论风暴,这座叫长治的山西省东南部地级市,还在以一种备受争议的方式“闷声发大财”。

这个方式就是——“疯狂”招商。

“外地车辆进入长治市发生轻度违章,只纠错,不罚款。”“外地客商来长治投资,由于当地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等因素造成亏损,一律由当地政府包赔。”“领导干部1/3时间外出招商、1/3时间下基层、1/3时间在机关处理项目。”“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每人每年至少引进1个亿元以上项目,否则通报批评、约谈乃至召退回。”……

2011年7月出台的这些“雷人”招商引资政策,一经媒体报道,立刻将长治淹没。

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在这座舆论风暴中心的小城看到,上述已被舆论“冲刷”过一轮,大部分官员对上述招商举措仍然信心满满,认为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到2016年,长治的经济总量就能超过太原”。但在当地一些百姓眼里,一年引资接近4275亿、GDP增幅15%等漂亮的成绩单掩盖的,不过是一场政府与投资商合谋的“圈地盛宴”。

### “抓得住耗子的好猫”

长治正在进行一场经济“突围”。

长治,下辖3区1市10县,人口300多万,国内生产总值在山西11个地区中多年来一直徘徊在第五六位。按照2011年1月上任的市委书记田喜荣的目标,2011年长治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要在山西省“争三保六”,而招商引资被当成了实现该目标的“第一要务”。按照这位一把手的要求,长治每个县一年的招商项目不得少于15个;县委书记、县长每人每年要引进1个亿元以上项目;每个县的15个项目,要有70%的落地率。

备受争议的七条招商新规,正是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展开的“六七八战略”的一部分。

在长治市招商局副局长王建强看来,“一些批评的声音,对‘新规’是断章取义了。”他指着这一全称定为《长治市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若干规定》的文件,一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称,“这些规定,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都是在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比如,很多人批评‘不罚外地车’是在纵容‘特等公民’,其实规定里明确限定:不罚款,仅限于‘轻度违章’的情况。”他举例告诉记者,“外地人可能不知道,在山西开车,超速50%罚,要被罚款1千元。而在一些村庄的大宽马路上,限速是40公里/小时,

流量少的时候很容易开到60公里/小时,不知道的就挨罚。”

“本地人跟交警说,还可能被放一码,外地人就可能被‘欺生’。外地人来长治旅游、投资,若罚单接了一堆,谁还会来?”王建强反问。新规实施后,他亲自听来自晋城的不少投资商讲,一看到长治交通要道人口处的告示牌,“心情就舒畅”。

“再比如,大家都在骂‘政府无权拿纳税人的钱包赔企业的损失’,其实规定还有后半句:由于投资方产品质量、技术、经营、管理等原因造成的亏损,由投资方自己承担。”王建强向记者透露,这一非议最大的条款,“不中听、特中用”,相当于让一些乡镇政府戴上了“紧箍咒”;让他们在“土政策”刁难投资商时,能有所忌惮。

“企业自己的亏损,它也知道不能怪政府。至今,还没有一个企业申请让我们赔亏损的。”他透露。

“还有人质疑,规定是在‘歧视本地人’,其实规定第5条明确写了:‘外地投资者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本地投资者也能享受。’”王建强看来,七条新规听起来挺“雷人”,但逻辑再正常不过:用该市委副秘书长李建平的话说,此举不过是要给投资者“吃一颗定心丸”,让他们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心大胆地干。“在赚钱的同时,也为长治的发展作贡献。”

“其实这些招商政策,外地也在搞,有的比长治早。只是我们把精髓提炼了出来,落在了纸面上。”王建强没想到,“突围”会遭到那么多非议,“就是现在我也得说,这些规定,适合我们的发展土壤。”

“在打造投资软环境上,这可真是一只‘抓得住耗子的好猫’!”王建强副局长这样向记者表示。

### “胡萝卜加大棒”

而几名当地官员则私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更厉害的招商术是“六七八战略”中的“六”——重点项目观摩检查、督查通报、“三个三分之一”、干部下乡驻村、考核奖惩和干部召回退回这6项制度。

“这些可直接涉及‘官帽’问题!”

“对招商引资工作,市里每个月、每个季度,都会按照签约率和到任率,对14个县、市、区进行‘大排队’,年底还会进行观摩检查。排在前三名的,能奖励一个处级干部指标,还能按当地引资到账数的3%进行奖励。后3名的,区县一把手不仅要被通报批评、约谈,严重的还会被召退回——就是‘官帽不保了’。”长治县工业园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王建强证实,长治确有上述奖惩措施。



标示“凡是外地车辆进入长治发生违章,只纠错,不罚款。”的告示牌。对面为长治县科工贸工业园区。 本报记者 王梦婕摄

他还透露,某机关因为招商不力,3月中旬,一名局长卸任。

“胡萝卜加大棒”的力量不可小觑,2011年,长治的招商成绩一路飘红。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字,去年长治招商引资签约项目349个,总投资4275亿元,拟引资3511亿元,引资签约总量全省第一;地区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920多亿元,一举增加到1218.6亿元,增速全省第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接近1000亿元,紧追太原,增速山西省第一……

顶着36项“全省第一”的光环,王建强显得格外兴奋:“我来这个局15年了,还没见过这么会招商的书记!”

### 数字繁荣背后

伴随着“招商大业”,近40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在长治城乡散布开来。

“工业园是我市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近两年,全市70%的新上项目,75%的招商项目落户园区。现在,大项目必须进园区,否则不给立项。”长治市经济委员会主任陈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是,就在招商战绩“生根结果”的工业园,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景象,却与成绩单上的火红数字有天壤之别。在记者走访的数个工业园,附近百姓大多向记者反映,自己近五六年来,并没有尝到长治招商

引资的“甜头”,而只是目睹了一场“圈地盛宴”。

在长治光电产业园,记者看到,这一报纸上宣称2011年9月已竣工投产、初步建成了“LED前端产业链”的市级工业园,却在“推动转型升级发展”的大标题下悄无声息。各家工厂的围墙内,几乎都是黄土成堆,听不到机器投产的轰鸣声,只有零星几台挖掘机在露天作业。问到“工厂是否投产”时,大部分门卫会警觉地告诉记者:“工厂还在调试设备阶段。”附近村民告诉记者,很多企业“圈地”五六年还未投产。

类似的萧条场景,在记者走访的7家工业园中,比比皆是。

在长治市高新区技术产业园,记者了解到,31家被招来的企业中,真正在“开机器”的只有6家,投产率仅20%。其它企业更像影子般的存在:静悄悄的院子里,厂房如孤岛一样“钉”在黄土中间,虽然看门人告诉你“厂子还在生产”,但不少本地人都告诉你它们已经“倒闭了”。

“这已经算好的了,至少人家还顶着‘省级示范园’的头衔!”长治县工业园管理办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上述说法在记者的走访中得到了证实。7个工业园里,多数至少于2005年后已启动,但如今有相当一部分,在被招商来的企业“划地筑墙”之后,就荒置数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治市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向记者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在长治市17个成规模的工业园里,入驻的投资企业达232家,去年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808亿元,全年利润突破27亿元。

## 西安培华学院:用雷锋精神办学育人

伴随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激越歌声,3月5日中午,由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主办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培华人在行动”的学雷锋主题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西安培华学院院长姜波在致辞中表示,在高等学校要使学生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就必须坚持用雷锋精神办学育人,通过创设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全校师生在学习和工作中自觉弘扬雷锋精神,努力营造人人学雷锋、行学雷锋、处处学雷锋、时时学雷锋的良好氛围。

### 用雷锋精神引领校园新思潮

3月6日,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下发了《深入开展学雷锋系列活动实施方案》,在全校广泛开展“学习实践雷锋精神,塑造美好心灵”等一系列活动,大力学习、弘扬和实践雷锋精神,推动全校师生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开展,不断提升全校师生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

党委副书记王斗虎说,开展学雷锋活动,就是要用雷锋精神启迪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号召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志愿者服务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正气,推动和谐;就是要用雷锋精神激励全校管理和服务人员把服务师生、服务教育教学作为重要职责,增强主人翁意识、强化全员育人理念,身体力行、言行示范,争当学雷锋的标兵……

西安培华学院学雷锋活动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教育;提升全校教职员工思想道德素质和校园文明程度三个方面着眼,以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以大学生为重点,以校园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为载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广泛进行雷锋事迹、雷锋精神和雷锋式模范人物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学雷锋实践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广泛普及爱国、爱校、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化。

西安培华学院要求校内各单位积极开展学雷锋主题班会、主题党日等活动,通过举办座谈会、报告会、研讨会等形式,进一步引导大学生了解雷锋先进事迹,崇尚雷锋高尚品德,感悟雷锋时代精神,争做雷锋式新人;以支部为单位普遍开展一次主题活动。活动以研讨为主,主要研讨雷锋精神的时代特点和现实意义,引导广大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入党申请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加强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增强社会责任感;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学院号召各单位将学雷锋活动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抓,建立多种形式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平台,并将学雷锋活动与公民道德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实践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相结合。探索建立本单位学雷锋活动的长效机制,强化督促检查,认真总结交流经验,确保学雷锋活动坚持不懈、常抓常新。

### 用雷锋事迹引导学生成长

早春三月,走进有着83年办学历史的西安培华学院,浓郁的学雷锋氛围让人受到强烈感染:雷锋精神的宣传海报在校园内随处可见,各院系召开主题班会对雷锋事迹和雷锋精神进行了深刻的了解和他学习,校园记者团和校报记者团利用宣传栏、广播站、海报等形式发动大家寻找身边的“雷锋”、讲演雷锋的故事。同学们采取多种多样方式追随雷锋的脚步,用实际行动传承播雷锋精神。

“我们宿舍的舍长每天早上,都第一个起床,然后叫醒大家。在平时生活中,她总会提醒大家携带应用物品。在宿舍卫生方面,无论是扫地还是拖地,她总是第一个拿起劳动工具。在舍友生病、有事的时候,也总能看到她帮助舍友打水、打饭。”

“我们辅导员特别关心我们,就像大哥哥一样,有事找到他,他从没推辞过。同学生病了给辅导员打电话,辅导员立刻赶来带着去看病,同学身上钱不够他都给垫了,他还资助班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同学。”

“我们的班长特别乐于助人,经常帮助我们提个水啥的,虽然就一点小事,但我们都很感谢他。”

### 用身边榜样树立学雷锋标杆

姜维之,我国著名民办教育家、西安培华学院创始人。在学校创业之初,财力、物力极为困难下,姜维之用自己千辛万苦募集来的资金为教职工建起了小平房楼,他自己却坚持住在条件简陋的小平房内,让老师们十分敬佩。

说起老校长姜维之,西安培华学院不少老师都赞不绝口。姜维之先生是陕西省民办教育事业的领路人,他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忠于党、忠于教育事业、不屈不挠、勇于奋进、投身教育事业的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培华学子成人、成才。

西安培华学院院长姜波说,“姜维之老校长每周工作7天,却从未拿过一分钱的奖金或加班费;他自己从没有节假日,却时刻牵挂着教职工及家属的健康。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都要出去看看宿舍楼熠熠闪亮的灯,默默关注着孩子们。他的心愿就是看着孩子们学习、成长,并能成为国家的发展出一份力。老校长说培华就是‘培育英才,振兴中华’。”

提起姜维之老校长,西安培华学院的师生们有讲不完的故事。2002年2月,西安培华学院英语专业大一学生孙晓宁身患重症,20多万元的换肾手术费难倒了这个刚从渭南澄城县农家小院跨入大学校门的贫困学生。姜维之老校长闻讯,当即即为晓宁捐款4万余元,并发起了挽救贫困女大学生的爱心行动,让孙晓宁顺利完成了换肾手术。

西安培华学院积极号召学生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国杰出青年志愿者梁军学习,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建立了“熊宁培华希望小学”,号召培华学子用实际行动传递熊宁的爱心,延续熊宁的爱心,传承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不懈追求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学院莘莘学子自发组织了“为藏区孩子献温暖”活动,把自己的课外书、学习资料、旧课本、衣物、文具等捐赠给藏区的孩子。

西安培华学院外国语学院100多名志愿者还分别走进了“亲亲之家敬老院”、“沁春园养老院”、“工人疗养院”,弘扬和实践雷锋精神。他们清扫院内卫生、帮助老人洗衣、为老人读报、陪老人话家常、表演节目,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谱写新时期学雷锋之歌,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老人;职业学院组织师生前往长安区秦哑学校去看望那里在校就读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该校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的“挽救生命,无偿献血”活动,同学们在献血车前排起了长龙;支教协会发动广大师生募捐衣物,给“海星之家”、“儿童村”的孩子们送去了温暖……同学们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把“学雷锋”化成点点滴滴的行动,温暖了别人,感动了自己。西安培华学院褚春辉同学表示,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同学们自觉践行雷锋精神,用最普通的方式去继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大家感到,在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处处可见雷锋精神。

(常彤心) AD

## 给已注销公司发采矿证 河南省国土厅成被告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吴琪

河南省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是一个2004年就注销的公司,但其名下的采矿许可证却并未随着公司注销而作废,而是不断地由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获得延续,成为招商引资的“摇钱树”。

山西南人鹿文粮投资了500万元后发觉受骗,愤而将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告上法庭,请求撤销这一“错生”的采矿许可证。

3月27日,此案在河南省高新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法院未当庭宣判。

### 谁的采矿证

2010年8月,鹿文粮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毛集镇副镇长罗大生相识。罗大生称有两个铁矿,手续齐全,邀请鹿投资,并出示了由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

“我当时感觉是个好项目,罗大生又是副镇长,便相信了。”鹿文粮说,签订协议时,罗大生说自己是毛集镇的副镇长不好出面,让儿子罗志忠在协议上签字,并说两份协议先放在罗处,不要轻易向外人声张。鹿文粮照罗大生的意思,没有拿协议。

之后,鹿文粮分三次将215万元分别打到了罗大生儿子和妻子的私人账户上,作为入股资金。当年10月,罗大生以“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出示了授权书,授权鹿文粮为3号矿矿长。此后,鹿文粮先后投入360多万元,购买设备进行排水等前期工作,并要求看“六证”,罗大生父子却提供不出法律规定的“六证”手续。

鹿隐隐感觉到有问题,并委托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成永对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成永了解到,桐柏县毛集镇是一个拥有包括铁矿石等多种矿产资源的乡镇,信阳钢铁公司曾在此开有一铁矿,简称毛集铁矿,属资源性国有企业。2003年,毛集铁矿倒闭后,移交给毛集镇政府,罗大生时任毛集镇政府企业办主任。

“罗大生流称公章和营业执照等重要证件都丢了,事实上,他把公司注销了,但是将证件,包括该公司的采矿许可证都保留了下來。”成永说。

之后,罗大生以“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将之前保留的采矿许可证交到国土资源厅进行了延期,2008年到期后再次延续,采矿权人变成了“桐柏县毛集

### 企业圈地赚钱,官员保住官帽

漂亮的招商成绩单,为什么成了百姓眼中的“圈地盛宴”?

“招商引资没问题,但在中国,啥指标要是跟‘官帽’挂上钩,都得变质。”长治县、屯留县一些工业园里的管理者称。其中一位李姓管理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连年攀升的招商指标压力下,一些县乡各级领导只得与一些投资商结成某种“浮夸与投机共生”的关系——说白了,一个圈地赚钱,一个为保官帽,各取所需。”

今年年初,长治喊出了2016年“经济总量赶超太原”的口号。记者了解到,2011年省里下达给长治的招商引资任务是706亿元,但长治“自我加码”到了1045亿元。一份分解下达给各区县的招商引资任务表显示,每个区县的招商引资任务,从183亿元到20亿元不等,产煤区襄垣县、长治县等,均在100亿上下,“压力很大”。

对投资者而言,“圈地赚钱”的动力,在于这里优惠得令人咋舌的招商政策。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为吸引投资,长治各县区近年来出台的招商政策的确“折扣力度惊人”;“到长治投资建厂的,在工业园区里优先安排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费按50%征收”;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返还土地出让金(区)留部分的20%-50%;“特定情况下,免缴土地出让金的县(区)留部分”;“对所有引进项目,开通‘绿色通道’,由分管领导负责组织召开项目评审会,限时服务,限时服务、包保服务、跟踪服务”;“对投资过亿元的重大项目,可以‘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这些举措让投资商窥见了政府的急切,也嗅到了“唐僧肉”的味道。

“长治招商是有政策,产业链、人才基础都没跟上,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在土地上。”在长治某工业园内,一位河北籍投资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也是冲着地来的,哪个不知道如今土地最保值?”他透露,在这里简单建个厂房,“做做投产的样子”,几年后再连地带货加价卖给“下家”,就可坐地生财。

对这种如意算盘,长治一些区县的领导并非不知。但“干部召退回”这个“大棒”和“奖励干部配置指标”等“胡萝卜”,显然让更多人选择对空心“大项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各县区为了本县经济,普遍存在企业入园标准低、招商引资随意性较大的情况。”该市工业园区管理办在去年的工作总结中承认。

长治市委和招商局,也不同程度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如何保证项目能落地,是招商局最头疼的问题之一。”王建强坦承。

“我们每个季度也会下去抽检、督查,避免数字‘泡沫’,但困难不少。”王建强告

诉记者,比如所谓抽检,就是随机检查一些签约引资项目的到账单,“但为了盘活招商方式,我们也允许以设备、人才、专利技术等方式参与投资,这个怎么监督到位率?好多问题我们也不懂,要学。”

### 谁管分蛋糕

陈辉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长治对招商项目并非没有技术、能耗、环保等方面的门槛限制;对长期闲置不投产的项目,也有相应的清退机制。“比如,我们提倡新能源产业、第三产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不欢迎高污染的重复投资。”他说,“对进园区后无限期地放着、不生产、无效益的项目,我们也清退了一些。不如换出来,让老百姓吃粮食。”

这些门槛在指标压力下,显然脆弱。“在大的环境下,项目来了都欢迎,因为都怕完不成任务,‘剩到碗里都是菜’。”记者走访接触到的几个区县工业园的管理者都如此表示,“遇到大项目,县委书记就主动找你来了,立项、环评、规划,给你提供一切方便。领导说话了,职能部门哪个不是一路绿灯?”

上述说法得到了招商局的佐证。今年,台湾富士康公司拟来长治投资,对这个“大财牛”,政府不仅一举办了600亩土地,“一切手续,两个月内就能办齐”。

按照招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说法,一个来投资的企业只有1亿元的实时力时,往往敢划下两亿的盘子。“土地、厂房都建起来了,资金链断了,怎么办?等!”他表示,项目没进展,区县领导脸上挂不住,会找银行给企业拉贷款。“有时,下面政府也默许这种现象,把空地、空厂房当做招商引资的‘卖点’。通俗地讲,企业这种行为叫‘跳起来摘桃子’,政府也就顺水推舟、‘筑巢引凤’。”

他进一步向记者解释其中的深意:“你没有两亿元的实力,但全国500强企业有。两年后,它来长治开工,从你手里买地,买厂房就是了。用1亿5千万成交的话,前一个企业‘摘了5千万的桃子’,接手的企业节省了土地和建设成本,政府也招到了商,是‘三赢’的事。”

王建强也承认长治招商确实有一些饥不择食的地方,“但绝大多数的项目不是影子工程,而项目建设、产业转型有自己的周期,期待立竿见影,并不现实”。

“往小了说,现在招商的项目,至少三年以后,才能评价果是真是假;往大了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蛋糕做大了,给老百姓的就业机会自然多。只要不懈,不盯着自己家门门口那一亩,长治的城乡就业岗位总体上还是越来越多的。”他说。

长治市市长张保在2012年初表示,今年,长治的GDP增长率依然要力争15%,固定资产投资要增长25%,招商引资仍是“重中之重”。同样,今年各个县市的招商引资签约项目不得少于15个,落地不得少于10个,高新开发区招商引资增速不得低于30%,书记区长要继续引进一个亿元以上项目,全市签约项目投资总量不得少于3000亿元。

“长治的问题是,从乡镇到区县,再到市里,各级领导都在靠招商谋发展、换成绩,都忙着‘做大蛋糕’呢,谁管‘分好蛋糕’的事?”该市招商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反问。

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与“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只有一字之差。

“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是一个已经注销的公司,怎么能又成了采矿权人?更令人惊讶的是,“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连年资料都没有,它的工商登记对应又是另外一家公司,名为“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由罗大生的儿子罗志忠注册成立,已于2009年8月变更为桐柏鑫森比尔木业有限公司,没有矿石开采权。

“这完全是国土厅审查不严格的问题,采矿许可证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三家公司的名字差一两个字,核对一下资料就能发现问题。”成永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道。“这就好比用已经作废的A出租车的牌照,B最终拿到了C出租车的营运许可。”

### 谁的“笔误”

“如果没有国土资源厅发的采矿的许可证,我们是绝对不会投资的。”鹿文粮于是将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其违法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2012年2月8日,此案在郑州高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国土资源厅代理律师称,在颁发许可证过程中,国土资源厅尽到了审查义务,并且该许可证已在去年底失效,诉讼无意义。

但成永表示,采矿许可证是在他们起诉之后才失效的,即便是无效的许可证,也应该追究其有效期内的责任。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出现纷争,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再开。

3月27日,此案重新开庭。国土资源厅代理律师辩称,采矿许可证是在2008年办理延期时出现了笔误,采矿权人成了“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国土厅的相关承办人也是人,难免会出错,就像身份证制时也可能打错字一样。”

那么,这是谁的责任呢?国土厅称,作出采矿许可证决定的并非国土厅一家。当时毛集铁矿移交交给毛集镇政府后,镇政府经过桐柏县、南阳市政府向省国土厅提出申请,希望对此矿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根据国家和有关规定,尾矿如果有开发价值的话,应该进行招拍挂。当时桐柏县和南阳市政府都向国土厅打报告称,为了不使其他人进行掠夺性开采,建议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此矿交由“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代管。“当时,这个企业是否存在,是否注销,是由县和市相关主管部门审核的,我们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请示来审批的。”

2005年4月,河南省国土厅将此矿的开采权授予了“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2008年4月采矿到期后申请续发新证时“出现失误”,采矿权人变成了“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国土厅代理律师表示,“‘矿’也好,‘矿业’也好,在此案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再强调这是笔误,是否该撤销,最后在审查过程中会作出结论。”

鹿文粮的辩护律师则认为,出现这样重大的失误,绝不仅仅是一个“笔误”。“根据有关规定,申办采矿许可证续发要提交至少20项相关文件,而且早已变更为桐柏鑫森比尔木业有限公司的“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显然不能提供符合条件的全部材料。实际上,正是因为申请时提供的材料不齐,每次续发的采矿许可证只是临时延续。记者在国土厅2010年颁发的采矿许可证上看到:因资料不齐不能办理正式续发登记手续,临时延续至2011年12月。”

尽管资料不齐,尽管是临时延续,但从2005年至今,这份采矿许可证已经延续3次,加起来共延续了6年多。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向记者表示,此事还在调查之中,责任还不明确。

### 谁来纠错

国土厅一方强调采矿许可证上“出现了笔误”,表示“出错后,谁都可以提出可以纠正,采矿权人发现后也可以来国土厅修改,把这个‘业’字去掉。”但他们认为,和采矿权人有经济纠纷的鹿文粮并不适合提出,尤其是以起诉的方式提出纠错。

鹿文粮表示与“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是合作关系,但由于拿不出相关协议而不被国土厅认可。

鹿文粮的辩护律师成永认为,鹿文粮虽然不是行政许可的相对人,但该许可造成了鹿文粮的实际损失,他完全有资格提起诉讼。他们手中,有大把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双方的合作关系。

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也委托律师出庭。他们否认了与鹿文粮的合作关系。对于办证过程,也没有过多解释。

记者致电毛集镇政府办公室询问相关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位“罗先生”的电话,表示他最了解情况。这正是罗大生的电话号码。但截至发稿时,记者均未能联系上罗大生和罗志忠父子。